

通俗文学丛书

· 长征故事集 ·

在井岗山上



辽宁人民出版社

通俗文学丛书

• 长征故事集 •

在井崗山上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58年 沈阳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有七篇描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斗故事。

“在井崗山上”是描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中国工农紅軍开辟井崗山革命根据地的一个战斗故事。它生动地叙述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

“紅旗飄揚在塔子山”、“設营队”、“娃娃連先渡嘉陵江”和“曲子鎮的肉搏战”是中国工农紅軍長征中的战斗故事。

在 井 崗 山 上

王 秋 插 图

☆

辽宁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宮前里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½印張·26,000字·印数：1—30,000 1958年9月第1版
1958年9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T 10090·462 定价(5)0.09元

目 录

在井崗山上.....	楊興順(1)
毛主席在吳起鎮.....	葛接調(11)
紅旗飄揚在塔子山.....	柳玉陸(15)
設營隊.....	叶蔭庭(20)
九間房歼击战	程永貴(26)
娃娃連先渡嘉陵江.....	曉 興(31)
曲子鎮的肉搏战.....	夏德胜(41)

在井崗山上

楊 興 順

“我們是窮人的軍隊”

我从小就給地主扛长活，是个什么都沒有的穷人。滇軍打黔軍，滇軍到处抓兵，我和三个同乡，由貴州家乡逃出来，流落到湖南省。

在湖南我們听說紅軍是窮人的軍隊，不打人，不罵人。我們四个背着人合計了一下，当时在外乡当长工的苦也不願再受下去了，就决心去参加这个窮人的軍隊。

我們寻找紅軍，由湖南走到了江西萍乡，由萍乡又走向宁岡。这时是一九二八年九月間，紅軍正和国民党江西軍第七师打仗。在永新、宁岡、泰和、万安一带都有紅軍。沿途只要打听穷苦的老百姓，沒有一个不說紅軍好的。有的听說我們是去参加紅軍的，还給我們做飯吃。

我們到达宁岡这天，正是紅軍打败国民党軍，占领了宁岡。街上的紅軍多被三五个老乡圍着，兴奋地詢問着胜利的情况。紅軍有很多人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有的头上还纏繞着藍布。只要是紅軍，臂上都帶着紅布箍，領子上也圍着紅布。有的拿枪，也有的拿梭标。我們上前去打听参加紅軍行不行，他們都表示欢迎。說实話我們几个当时看到紅軍穿的那樣不好，思想上还顧慮当紅軍是

不是仍要挨餓！我們又合計了一下，大家都說高高兴兴的挨餓，总比受着氣挨餓強，第二天就正式參加了。

紅軍頭一天打下寧岡，第二天又攻打永新城。我們幾個到的是二十八團一營，由一個副官同志把我們帶到永新。

在永新城東南有一條小河，在河灘上坐着不少的紅軍。一個四十多歲的同志，正在向大家說什麼。這個人戴着一頂破藍布帽子，頭髮很長也沒有剪。一身藍色衣服上滿是泥垢。當他知道我們是新參加的，用眼上下打量了我們一下，含笑地看着我問：“怎麼樣呀？願意嗎？”我說：“願意！”他又問了另外幾個，他們也都說願意。於是這個人就和我們談：“我們是無產階級的軍隊，是窮人的軍隊。我們要打倒大資本家、地主，打倒土豪分田地……”話還沒說完，槍響了，這個人就帶着隊伍沖下去了。

我們幾個被帶進永新城里一家很大的房子里。副官同志告訴我們，這是軍部。叫我們先在這裡休息。我們也不知道軍部是幹什麼的，初到那裡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敢到處亂走。軍部的幾個紅軍同志，知道我們是新參加的，就過來和我們說話，有的還給我們端水喝。談話中才知道他們以前也都是窮人。我們問起剛才和我們說話的那個四十多歲的人是誰，一個同志告訴我們，他是二十八團朱團長，可是另一個說是朱軍長。朱德同志當時是紅四軍軍長，因為以前是二十八團團長，所以二十八團仍有些同志習慣稱他為朱團長。他們還告訴我們：毛委員（當時這樣稱呼毛主席）率領隊伍在離縣城七、八里地的地方

放哨呢！

朱軍長！我腦子里又現出了他那慈祥的面孔，和那親切而有力的“我們是窮人的軍隊”的聲音。

“一塊都是一塊，一毛都是一毛”

紅軍打了勝仗，占領了永新城。朱總司令（以下在敘述上，都用今天習慣的朱總司令和毛主席這個稱呼）和一個高個子、穿灰色衣服的人一起回來了。老同志告訴我們，這就是毛委員。他們一回來，軍部就忙起來。出出進進，盡是找他們辦事的。

從監獄里放出來的窮人，有很多要求參加紅軍的也來到了軍部。打仗時從國民黨那里得來不少的現洋，也抬到了軍部。

晚上，毛主席給我們這些新參加的同志講話時就提出錢的事，他說：“我們是保護窮人的軍隊，不是保護大資本家的軍隊。他們的錢都是上面裝腰包。我們不是的，我們从上到下都是一樣，一塊都是一塊，一毛都是一毛……。”

我剛參加，還沒有發過錢，但是我相信是這麼回事，因為我看見了朱總司令那身衣服，毛主席看起來雖然穿的好一些，但除了比朱總司令的衣服干淨些，再也沒什麼好的了。

第二天在永新點名發錢，軍部里第一名點朱德，第二名點毛澤東，以後點大家。每人發的都是一塊現洋。

“要一枪打死一个敌人再开枪”

打下永新的第三天，敌第七师、十八师匪军来得多了，我们退出了永新，经宁冈回到井冈山。

到井冈山后，我被编到二十八团通讯班当通讯员。发给我一只汉阳造小馬枪。当时二十八团枪最多，可是也还有不少的同志拿梭标。有枪的同志，也只不过有三、五发子弹。我只有三发。

敌人三面包围井冈山，通往井冈山的几条路都叫我们封锁了。

从宁冈通往井冈山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窄的地方只能通过一匹牲口，两面都是无法攀登的绝壁。我们在上面设置“哨口”，用机枪把守着。从哨口到山脚下，我们用削尖了的竹子，埋在地里，摆成“尖刀阵”。

敌人要上井冈山，非走这条路不可。我们在工事里等着。毛主席告诉我们：“枪响时不要乱开枪，我们子弹少，要一枪打死一个敌人！”这样，我们往往用少数的子弹打败很多的敌人。敌人来到我们近前时，机枪、步枪一响，匪军就连滚带爬，不是被打死，就是掉到我们的“尖刀阵”里活活扎死。敌人围了一个多月，到底也没攻上来，最后不得不退回去了。

“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

驻在宁冈的敌人的一举一动，通过老乡和我们侦察员的报告，我们知道得清清楚楚。

敌人大部队撤走了，只留下一个营。

这天，朱总司令集合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全体同志講話。朱总司令含笑地对大家說：“同志們知道不知道？”我們也不知道朱总司令問的是什麼，都回答：“不知道！”朱总司令环顧了一下几百只向他注視着的眼睛，用緩慢而有力的口气說：“我們現在枪很少，子彈也很少。我們要找第七师（国民党江西軍）去借借枪，借借子彈，大家有决心沒有？”“有！”大家一声响亮的回答。朱总司令又告訴大家應該准备的工作。

夜里一点鐘吃飯，三点鐘出发。二十八团三連的两个排向敌人駐地东面包圍，一連向南面包圍，我們通訊班和三連的一个排，由毛主席、朱总司令亲自率領，在敌人的西面。东面最远，要等东面发出信号，三面同时攻击。

黑夜里，毛主席指揮着部队，走出崎嶇的山路，来到宁岡。这时天剛发亮，正是敌人将要出早操的时间。

我們靜悄悄地摸到敌人操場的西面，毛主席命令我們隱蔽在离操場不远的沟里，不許动，也不許咳嗽，等到东面信号枪一响，每人只許打一枪。

敌人出操了，一个营的人，操的很整齐。他們扛着枪跑了两个圈。以后就向左轉向右轉走步，最后立定在一条綫上，面向着我們。

我是第一次跟着部队出击敌人，看着敌人眼睛直看着我們这里，真怕敌人发现了我。我偷偷地看了看毛主席，他却很沉着的，在監視着敌人的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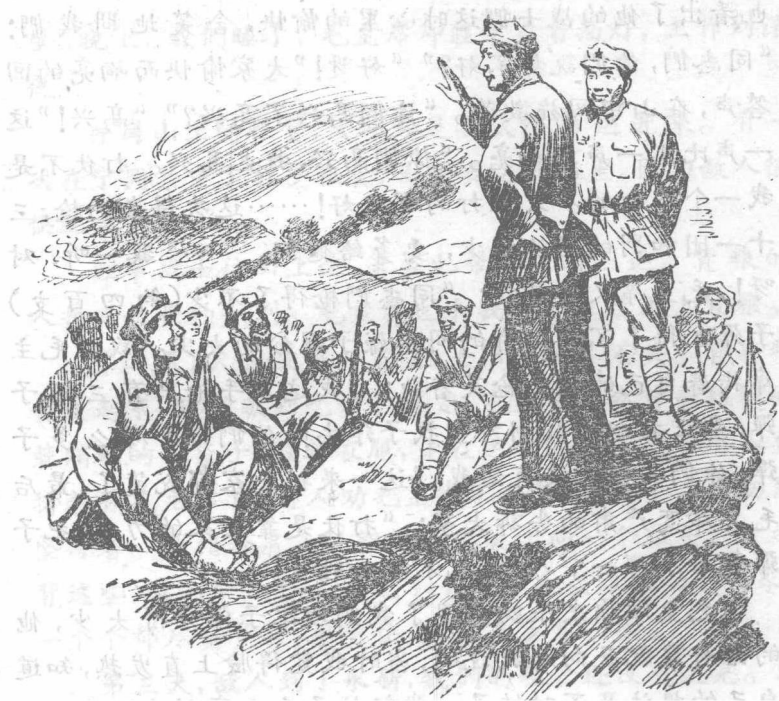
“齐步走！”敌人一直向我們走过来。这时，我有点害

怕了，不时的偷看敌人。毛主席好象看出了我的心情，用左手向下一摆向我作了个手式，意思是叫我快趴好，不要动。

敌人快快到操场边缘的地方，立定停下了，离我们是那么近，我心里直跳，不知敌人要干些什么，是不是发现了我们，我正在发懵，只听“架枪！”一声喊，跟着敌人值班员的口令，整整齐齐的一排枪架好了。敌人后退一步解下刺刀，又后退一步解下了子弹袋。后退几步又来了个向后转。敌人已离开他们的武器有十几公尺远了。看样子，敌人不是要做徒手体操，就是要“拔慢步”。我心里想：这会有多好呀，我恨不一下跳出去打它个落花流水，可是信号枪还不响，我侧头看看毛主席，头在向上昂，眼光中露出些焦灼的神情，同时，自言自语的，从喉底齿缝中发出轻微而急促的声音：“信号枪怎么还不响呢？”话刚出口，叭的一声，一颗白色的信号弹，在东面冲上天去。我们每个人几乎同时打响了第一枪，跟着毛主席，喊着“杀！”冲了上去。其他两边的同志，也冲进敌人的操场。敌人被这突然的攻击吓住了，连房子都没敢进，就向东北山上跑去，又被三十一团的同志打了一下子。

我们忙着收取敌人的武器，一个人背好几只枪，围好几条子弹袋。毛主席、朱总司令身上也都围了几条子弹袋。有些同志冲到敌人房子里，弄了些棉被和大衣，当时毛主席就命令他们扔下，告诉他们：我们主要是拿武器，现在要那些东西没有用，以后我们会要比那更好的。

把敌人的武器收拾完了，毛主席指挥部队，马上撤回



井冈山。快走到山下时，毛主席叫司号员用号调队伍。这时，我们刚发完子弹；只发给了我五盘，心里正在犯嘀咕，我心里想：我背了那么多子弹，怎么才给我五盘，嫌太少。其实我们通讯班经常跟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五盘还比别人多。别的同志也有嫌少的。队伍调齐后，让一个排到山上放哨，毛主席把队伍集合在山沟里，他站在一块高高的山石头上，高大的身躯显得特别魁梧。慈祥又温和的面容中透露出打胜仗后的心情，也感染了我们每个同志，一个个挺胸含笑，等待着听取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

也看出了他的战士们这时心里的愉快，含笑地问我们：“同志们，你们说好不好？”“好呀！”大家愉快而响亮的回答声，在山中回旋激荡。“你们高兴不高兴？”“高兴！”这一声比上一声还响亮。“你们高兴，我也高兴。打仗不是我一个人打的。大家打的都很好！……这次得来的枪，三十一团和别的团枪还少，要多给他们。……”我一听，对呀！毛主席又接着说：“同志们枪得了不少（约四百支）子弹也得了不少。有的同志嫌子弹分的太少。”说着毛主席指着自己的驳壳枪笑着说：“我这只手枪只有三颗子弹，真正打起来我到哪里找子弹去！你们得了那么多子弹，你们一颗也没有给我。”这一来把大家都说笑了，最后毛主席变严肃的告诉大家：“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把子弹都给了哪一个人，他也不能打胜仗！……”

毛主席原来早就发现了我们埋怨子弹分得太少，他的话好象就是向着我说的，当时我觉得脸上直发热，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不对的了。我记住了毛主席的话：“打仗是靠大家的力量！”

“全部粮食都运上了山”

在井冈山，我们的物质生活很艰苦，平时的伙食是糙米加南瓜。在敌人围山的时候，外面的粮食运不进来，有时就只能吃煮南瓜。但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和我們一样。我們吃什么，他們吃什么。就是每次打飯时，我們先給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打。可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工作却比我們不知忙多少倍。那时我和毛主席住里外

屋，晚上，我們睡了，毛主席却經常点着油灯，工作到深夜。

井崗山上的粮食，大部分是要从外面运进来。有一次在宁岡集中了許多粮食，馬上要运进山里，因为敌人很快就要来。

紅軍战士往山上运，老乡也帮助往山上运。背粮的人拉成长长的一列。毛主席也和我們一起往山上背粮。

第二天，天上没有一点云，太阳晒热了石头。背着粮食走起来，特別感到吃力。可是，毛主席仍然背着粗粗的装满米的布袋子，敞着衣服，走在运粮的行列里。有人要搶着替毛主席背，有人劝毛主席不要背，可是毛主席仍然坚持着。他指着肩上的粗粗的米袋子向一个战士說：“我背这些，我一个人一天也吃不了呀！”毛主席感动了大家，一个个都尽量多背，爭着快走，好再多背一次。

第三天，敌人到了永新，我們的粮食还没有运完。朱总司令就把两个粗粗的白布米袋子，用一根扁担挑着往山上运。

为了爭取時間，我們的粮食都是运到“哨口”就放下，轉身下山来再背。

有的同志趁朱总司令在“哨口”指揮置放粮食的时候，偷偷地把他的扁担藏起来。朱总司令发现扁担没有了，有点着急的說：“你們拿走了我的扁担，我用什么挑呀！”本来藏扁担的同志以为这样一来朱总司令就可以休息了。哪知道朱总司令没有了扁担，仍然往山下走去。这时，拿扁担的同志不得不把扁担还給了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挑着两袋米，颤悠悠地走着，脚步很快，边走边鼓励大家：“快走！再有一两次就行了！”这样，在天刚黑时，敌人没有来到以前，全部粮食都运上了山。

附注：

- ① 作者楊兴順同志现在沈阳市烈士陵园工作。他参軍的具体年月記不清了，只記得是“旧历七、八月間，彭德怀元帅还没有到井冈山”。文章里写的：二八年是根据作者所述事实查对出来的。
- ② 文中引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話，是根据作者本人的記憶写的。

(砂 丁 記)

毛主席在吳起鎮

葛 接 調

部隊經過兩萬五千里跋涉，來到了陝北根據地邊沿的吳起鎮（今名吳旗）。彭總司令領着大部分隊伍向直羅鎮方面去了，吳起鎮只留下一個團，毛主席和其他幾位中央負責同志都在這裡。

我當時在軍直供給部當縫紉班長，專管做衣服，行軍作戰一直跟着軍部走。毛主席在長征一開始時身體就不好，過草地時他病得很厲害，是躺在擔架里過的草地，和戰士一樣吃野菜，把身體弄得很糟。部隊一到吳起鎮，趙部長就叫我立刻去給毛主席量衣服，給他做身棉衣穿。這時已經快十一月了，他還穿着單衣，而且還在鬧瘧子呢。

我帶上介紹信就去了。副官處的同志告訴我說：“現在軍情緊急，馬匪跟上了，毛主席在作戰鬥動員呢。”

我說：“主席不是有病嗎？”

“可不，”他說，“昨天還發作了一回呢！”

“可是，衣服也得做呀，天這麼冷了。”

“那你等主席動員完了再量就是。”

“我去听听主席動員好不？”

“行！”於是，我們就一起去了。

主席正站在窯洞門口的枣树旁边講話呢，长期的疾病使他变得很瘦。这是一片草地，当时沒有扩音器，我站得又远，听的不太清楚，只听见他說：“我們跑了好几万里路，走了一年，本想休息几天，可是敌人硬不叫我們休息，又追上来了，过去是步兵，現在出动了騎兵，他們想跟我們进陕北。敌人約有两千人，怎么办呢？我們打一仗試試，打贏了就休息几天，打輸了我們就走，前面就是陵鎮，十五軍团的同志們在那里，大家看这样行不行？”

这时同志們議論开了，大家都說：“坚决打！”当时我想敌人来了一个师，还有其他零碎部队，有两千人，我們只有几百人，力量差得太大呀！

主席又大声說：“大家說得对，是要坚决打。只要我們全体人員，上从領導同志，下至勤务員、馬夫都动員起来，虽然我們主力不在也能取得胜利！大家赶快回去吃飯，准备馬上出发！”

主席是很忙的，我給他量衣服也尽量快些，主席笑呵呵地对我說：“是不是有点緊張呀？不要紧，我們打得贏的。”

真的，我当时是有些不安，但是看到主席那稳重沉着的样子，不由得也增加了信心，觉得这次战斗一定能打胜。

我說：“对，打得贏的！”

因为軍情緊急，我不敢多說話，也不敢在这里多停，量完衣服就走了。临走时主席还說：“有么子布就做么子布吧，青的藍的都要得，穿起来暖和就蛮好。”其实，我

們也沒有別的布，只有繳獲土豪的一些青藍土布。

過了一天，部隊回來了，我把做好的棉衣給主席送去，進了窯洞張參謀他們幾個正在談戰鬥情況呢。我聽他們說這次戰鬥是主席親自指揮的。

我忍不住問了一句：“主席親自指揮？他上陣地上去了嗎？他不是有病嗎？”

有個警衛員說：“主席的機槍打得可好哩！”

我也沒顧得問他指的是主席在這次戰鬥里親自打了機槍呢，還是指主席過去打過機槍。我叫其他同志的談話吸引住了。

張參謀說：“主席決定在這個山地打馬匪可真妙！騎兵在山地有什麼用，跑又跑不動，槍一響連身都轉不過來了。”

另一個同志說：“主席領着我們摸上去的時候，敵人還不知道呢，他們哪里曉得我們這麼早就來呀！”

張參謀說：“這就叫出其不意呀！但是妙還妙在我們只包圍了一部分敵人，如果都圍上，我們人就不夠用啦。槍一響，包圍圈外的敵人吓的向山外跑，包圍圈內的敵人，就被我們壓在山谷里，不一會就都報銷啦！”

那警衛員說：“主席在山上一擺手，同志們那個勁頭兒呀，就不知道從哪儿來的，嘩地一下沖下去，敵人騎的馬都沒咱們的两條腿跑的快！”

另一個同志說：“嗨，那些馬真不壞，總有几百匹吧，今後我們也有騎兵啦！”

大家高興地講，我也高興地聽，雖然這次戰鬥我沒有